

中国农村 贫困线研究

RESEARCH ON
RURAL POVERTY LINE IN CHINA

杨立雄 胡 姝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农村 贫困线研究

RESEARCH ON
RURAL POVERTY LINE IN CHINA

杨立雄 胡 姝 /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贫困线研究/杨立雄,胡姝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36-1608-9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农村—贫困线—研究—中国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5784 号

责任编辑 崔清北 于 宇 方 雷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 刷 者 北京市昌平区新兴胶印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1608-9/F·9348

定 价 4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	6
第三节 概念界定、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15
第二章 贫困线计算方法发展概况	21
第一节 贫困线的起源和发展	21
第二节 农村扶贫线的计算方法	38
第三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计算方法	45
第三章 农村贫困线水平研究	56
第一节 农村贫困线的适度水平	56
第二节 中印贫困线比较	65
第四章 农村贫困线过低的原因分析	74
第一节 财政约束下的救助和扶贫	74
第二节 贫困线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82
第三节 农村贫困线调整机制存在的问题	86
第五章 贫困线理念选择与方法比较	95
第一节 农村贫困线的反思与选择	95
第二节 常用贫困线计算方法比较和选择	102
第六章 农村贫困线计算方法改革	117
第一节 修正的马丁法的计算过程	117
第二节 贫困线向救助线的转化	126
第三节 农村贫困线的具体计算过程	134

第七章 农村贫困线计算方法的应用与检验	139
第一节 对农村贫困线的检验	139
第二节 贫困线财政分担机制研究	153
结语	160
附录	165
后记	19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农村扶贫开发 and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在反贫困过程中,并没有建立量化的贫困标准,而是沿袭传统的以身份特征为基础的社会救助方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在农村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战略以及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反贫困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对贫困群体的瞄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建立量化的农村贫困线显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解体,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农村发展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低收入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1985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0元(相当于当时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50%)以下的贫困人口有1.25亿,其中近4000万人的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占农村人口总数的4.4%。^①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1986年,中国政府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制,确定开发式扶贫方针。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在农村建立全国统一的扶贫线制度,目的在于了解农村贫困人数,为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①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3.

这一时期,我国开始探索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基本框架”;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于1993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亏损额与亏损面呈上升趋势,职工下岗或失业人数剧增。1993年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为300万人,1994年为360万人,1995年为564万人,1996年为891.6万人,1997年高达1151万人。^①为保障新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1993年,上海市开始探索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随后各地相继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部分农村地区也仿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在全国推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前,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基本定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正在稳步推进,城乡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初步得到保障,“社会安全网”的作用正日益显现。

二、价格波动对贫困线的影响

自农村贫困线制度建立以来,我国消费物价指数在总体上呈现平稳发展的趋势。但是其间经历了两次剧烈的通胀,分别是1988年和1994年,分别达到20.7%和25.0%。另外,1985年、1989年、1993年和1995年的消费物价指数介于10%~20%之间;介于5%~10%的年份是1986年、1987年、1991年、1992年、1996年和2008年;其他年份均小于5%,甚至还有3个年份的消费物价指数低于0。21世纪的前几年,我国消费物价指数总体呈现平衡变化的趋势,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大起大落的现象。但是,自2007年2月以来,随着市场上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带动了其他副食品和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消费价格指数开始持续上涨。2007年多个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超过6%,全年消费价格指数达到4.8%。受冰雪灾害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1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达到7.1%,2月份进一步上涨,达到

^① 杨宜勇. 中国转轨时期的就业问题[M]. 北京: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89.

8.7%,创下近12年来的新高。在此次通货膨胀发展过程中,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远超过消费价格指数。自2007年5月,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8.3%。其中,粮食价格上涨5.9%,油脂价格上涨21.4%,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26.5%,鲜蛋价格上涨37.1%,水产品价格上涨4.1%,调味品价格上涨4.1%。2009年,消费价格指数由正转负,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2009年11月,消费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并最终在2010年11月达到当年最高点5.1%。而2011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涨势更加凶猛,1—6月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分别达到(上年同期=100)104.8%、104.8%、105.2%、105.2%、105.3%和105.2%,1—6月农村消费价格指数也分别达到(上年同期=100)105.2%、105.5%、105.9%、105.8%、106%和105.9%。物价波动导致农村贫困线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购买力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

三、收入增长和地区差距对贫困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10%,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生产责任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收入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78—198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3.57元增加到355.33元,增长2.66倍,年均递增17.71%。1985年后,农民收入增速有所下降,这一过程延至1990年。在此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397.6元增长到1990年的686.31元,扣除物价影响,年均递增2.97%。从1991年开始,尤其是1992年以后农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农民收入出现了强劲的回升趋势。1992年增速达5.9%。随后几年,除1993年农民实际收入只增长3.2%以外,其余年份均超过5%,1996年甚至达到9%。但是,随着国家经济整体形势的下滑,农民收入增幅开始下降。进入新世纪后,农民收入增速有所恢复,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增长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影响,实际增长4.2%,扭转了增幅连续4年下滑的局面。2004—2008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5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5年超过6%。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5153.17元,增长幅度超过8%。

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地区内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作为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泰尔指数整体上呈现上升势头,虽然2004年后有所下降,但区域内差距扩大的势头仍然没有得

到遏制。这一阶段,各个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表现出上升的特点(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上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分别上涨 10.84%、11.92%、12.77%、13.54%、14.32%、15.08% 和 16.51%),即使是城镇最低收入户,1985—2007 年,其家庭收入也增加了 9.63 倍。^①但是,从绝对值看,无论是增长率还是绝对数,低收入户与其他群体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同时,地区间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90 年,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 1.27:0.92:1,2002 年上升为 1.40:0.9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生活费收入),1990 年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 2.03 倍(最高为广东,最低为内蒙古),2000 年增至 2.48 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山西),2003 年为 2.28 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宁夏),2004 年,上升到 2.31 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宁夏),2005 年,上升到 2.33 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新疆)。2007 年到 2010 年,最高为上海,最低为甘肃,两者的相差倍数一直在 2.4 以上,两者相差的绝对值也由 2007 年的 13610 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18649 元。^②

收入的地区差距和内部差距向贫困线计算方法及调整机制提出了挑战,从而使中国农村贫困线的计算成为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和紧迫的现实问题。

四、研究意义

无论是农村贫困线还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标准过低。从历年农民人均收入和农村贫困标准的发展趋势看,贫困标准与人均收入的比从 1978 年的 70% 以上下降至 2007 年的 24.1%。2006 年,农村生存性贫困线标准为每人每年 683 元,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 1/5,相当于其贫困标准的 1/10,相当于美国贫困标准的 1/50。

过低的扶贫标准,导致农村贫困现状被严重低估。根据世界银行的测量,以 1993 年的国际价格,人均消费每天 1 美元的标准来衡量,1981—2004 年,我国的贫困发生率从 65% 下降到 10%,贫困人口数量从 6.52 亿下降到 1.35 亿;以新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 1.25 美元(使用中国 2005 年购买力平

^① 黄宇,尹卫和,张薇薇. 转轨经济、收入增长与城镇居民储蓄行为演变[J]. 金融发展研究, 2009(3).

^② 《中国统计摘要 2011》。

价指数)的标准来衡量,我国仍然是世界第二大贫困人口大国,有2.54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①即使按照2008年新的农村贫困线每人每年收入1196元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较2007年增加2528万;2009年的农村贫困线与2008年的水平保持一致,但贫困人口下降到3597万人。^②可以看到,贫困线标准不同导致测量得到的贫困人口规模存在巨大的差异,确定合理的贫困线是评估贫困的前提。

2007年,农村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人数和保障资金支出稳步增加,到2010年12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已超过5228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数超过2528万户,全年最低生活保障累计支出超过423亿元。^③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基本保障制度,作为民生工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反贫困、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受财政制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过低,贫困家庭生活条件改善有限。

贫困线的高低体现了政府对受助者所秉持的救助理念和对贫困的看法。早在济贫法时代,英国政府就开始肩负起救助穷人的责任,但是在“劣等处置”原则指导下,英国政府的救助标准低,贫民习艺所里强行安置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随着贫困理念的转变,贫民习艺所的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针对老弱病残的服务有所加强,食品变得丰富多样,一些非必需品也开始出现,如书籍、报纸,甚至偶尔还有郊游。而进入福利国家时代之后,受助对象从原来的“社会边缘人”如老年人、残疾人、流浪者扩展到有工作的穷人,救助原则从消极的惩罚措施向积极的鼓励措施转变,救助内容从单一济贫向发展性救助转向。因此,贫困线体现贫困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高低体现政府对受助者的理念。提高农村扶贫标准,有利于农村贫困家庭生存条件的改善,维护贫困者的尊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贫困线合理与否,既影响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也影响到受助者的生活水平。只有合理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

^① World Bank 2009. *China From poor areas to poor people: China's evolving poverty reduction agenda*.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bank.

^② 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参见民政部网站。

准性”,让贫困者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才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贫困线既是统计贫困人口、监控贫困的范围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工具,也是制定反贫困政策和计划的依据,是实施缓解贫困的社会保障计划的判断指标。1995年中国开始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何使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好的缓解贫困效果变得至关重要。准确地测定贫困标准,从而更好地瞄准贫困人口,瞄准最需要帮助的人群,最大程度发挥反贫困资源的作用。能否确定能够切实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生活的贫困线,也决定着社会安全网是否能发挥保障功能,贫困人口能否共同分享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进行对农村贫困线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综述

贫困线制度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经过学术界和实践部门的共同努力,贫困线理论越来越成熟。至今,贫困线的计算方法已达几十种之多,通常将其归为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绝对贫困线的方法出现最早,至今在不发达国家仍然广泛应用,相对贫困线计算方法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多为发达国家所采用。

一、绝对贫困线研究

19世纪70年代,英国伦敦教育委员会首次制定了贫困标准,用来免除困难家庭孩子的学费;1866年营养学家巴内特(Henrietta Barnett)计算出满足健康所需的食物数量及成本,再加上其他必要支出的成本得到八口之家(两个成人,六个孩子)必需的周支出。^①随着营养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困线的计算方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世纪80年代,英国研究者布思(Charles Booth)围绕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标准对伦敦贫困情况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提出伦敦1/3的人口处于贫困的观点。^②继布思使

^① Gillie, A. 1996,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9 (November), pp. 715 - 730.

^② O'Day, Rosemary and Englander, David. 1993, *Mr Charles Booth's Inquiry: Life and Labou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 Reconsidered*. London: Hambledon Press.

用家庭支出记录研究伦敦贫困之后,1901年,另一位英国学者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对约克郡的贫困进行研究时,在美国营养学家阿特华特(Wilbur Olin Atwater)的营养标准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维持生理机能所需的食物费用,再加上必要的住房、衣物、清洁和燃料支出,计算出约克郡的贫困线。^① 朗特里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贫困的经典定义:“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它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的项目。^② 朗特里区分了两种贫困,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收入不足以满足仅够维持生理机能的必需条件”,那么他/她处于初级贫困中;如果一个人的“全部收入可以满足仅够维持生理机能的必需条件,但部分收入被挪作他用(有充足理由的)或被浪费”,那么他/她处于次级贫困中。^③ 朗特里的贫困线建立在“生理机能”的概念基础之上,在朗特里的贫困线水平上生活的人不能食用新鲜肉类,不能购买报纸杂志,不能借助交通工具出门,孩子没有糖果等零食,如果没有私人性的或公共性的救济是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这些充分说明该贫困线仅以维持生理机能为目标。随后朗特里对纽约进行了类似调查,并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进行了重复调查。

朗特里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不但丰富了贫困理论,更对贫困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一定影响。二战期间,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将英国补助金的受益资格作为贫困标准,也是从维持生存的角度来理解贫困。^④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局的经济学家奥珊斯基(Mollie Orshansky)发展了贫困线的测量方法,她利用美国农业部的节省食品计划和低支出食品计划计算出各类家庭的食物成本,并根据家庭食物消费调查得到的恩格尔系数计算总贫困门槛。^⑤ 奥珊斯基的恩格尔系数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受到广泛欢迎。

① Rowntree, B. S. 1901, *Poverty: A Stor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② Rowntree, B. S. 1901, *Poverty: A Stor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③ Rowntree, B. S. 1997,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④ 根据维持最低生存的必需品计算贫困线的方法并不是朗特里一人的发明,在他之前已有许多研究,但的确是在他之后得以流行。参见 Gillie, A. 1996, "The Origin of the Poverty Line."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ew Series, Vol. 49, No. 4 (Nov.), pp. 715 - 730.

⑤ Orshansky M. 1963, "Children of the Poor."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26, No. 7, pp. 3 - 13. Orshansky M. 1965,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28, No. 1, pp. 3 - 29.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银行在对 36 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国家贫困线进行考察后,以 7 个低收入国家(孟加拉、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摩洛哥、坦桑尼亚)的贫困线为依据,提出了两条贫困线:人均年消费 275 美元和人均年消费 370 美元,^①其中较高者是通常所说的国际贫困线“1 天 1 美元”。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等人^②使用 1990—2005 年 88 个国家的贫困线数据,提出了新的国际贫困线标准,即“1 天 1.25 美元”,这使绝对贫困线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③朗特里时代所采用的绝对贫困线的计算方法仍然被许多国家(如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法)^④和国际组织所采用。^⑤

绝对贫困线通常从最低的能量或营养摄入量出发,找到满足该摄入量的食物组合,计算食物组合的成本,将得到的食物支出作为计算贫困线的基础。能量或营养摄入量的确定有赖于生物营养学的发展,从食物支出得到的总贫困线则有赖于人们对食物必需品和非食物必需品所做的假定。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维持生存的食物摄入水平,事实上,在食物摄入的某个范围内,人的生理机能随着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的减少而下降,而这个范围十分宽广。^⑥此外,食物能量摄入法不满足效用一致性的要求,^⑦不同地区的饮食构成不一样,高收入地区通常消费更昂贵的卡路里,^⑧这样食物能量摄入法很可能为发达地区设定了更高水平

① World Bank.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Ravallion, Martin, Shaohua Chen and Prem Sangraula 2008, “Dollar a Day Revisited.”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③ 不同于食物与非食物这种二元分法,非食物必需品还可以进行细分。比如 Renwick 等人将必需品分为食物、住房、健康照顾、交通、儿童看护、衣物、个人护理及其他七类来计算贫困线,参见 Renwick, T. J. and Bergmann, B. R. 1993, “A Budget - Based Definition of Pover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Single - Parent Familie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28, No. 1 (Winter.), pp. 1 - 24.

④ Orshansky, M. 1963, “Children of the Poor.”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26. No. 7, pp. 3 - 13.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1976, “The Measure of Poverty: A Report to Congress as Mandated by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4.” Orshansky, M. 1963,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Vol. 28, No. 1, pp. 3 - 29;

⑤ World Bank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⑥ Atkinson, A. B. 1975, *The Economics of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⑦ Ravallion M. and Lokshin, M. 2003, “On the Utility Consistency of Poverty Lin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157,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⑧ Appleton, S. 2003, “Regional or National Poverty Lines? The Case of Uganda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Vol. 12, No. 4 (Dec.), pp. 598 - 624.

的贫困线。而对于奥珊斯基的贫困门槛(恩格尔系数法),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方法对营养需求的定义太过狭窄,^①而食品真实价格的变化不一定会伴随营养价值的调整,仅仅根据物价指数来调整贫困指标显然不能保证营养的充足性;^②贫困门槛没有考虑到不同人群、不同家庭变化着的需求的差异性。^③以食物支出为基础计算总贫困线,假定固定的食物支出比例过于随意。^④

二、相对贫困线研究

20 世纪中期以后,绝对贫困线方法遭到了很多的批评:一方面,绝对贫困线包含对贫困人口过于苛刻的假设,所采用的营养标准过低,计算出来的贫困线并不能保证营养的充足性,而且生活必需品清单的确定具有随意性;另一方面,绝对贫困线的调整没有考虑到社会习俗的变化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⑤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社会学家汤森(Peter Townsend)从社会典型的饮食、习惯、文化和社会活动出发构建剥夺指数,进而确定贫困线。^⑥汤森

①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② Hauver, J. H., Goodman, J. A. and Grainer, M. A. 1981,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s: Appearance and Reality."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8, No. 1 (Jun.), pp. 1 - 10; Beeghley, L. 1984, "Illusion and Reality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Social Problems*, Vol. 31, No. 3, pp. 322 - 333.

③ Citro, C. F. and Michael, R. T. (ed)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Barrington, L. 1997, "Estimating Earnings Poverty in 1939: A Comparison of Orshansky - Method and Price - Indexed Definitions of Pover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79, No. 3 (Aug.), pp. 406 - 414.

④ Rein, M. 1970,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 1970, *The Concept of Poverty*, London: Heinemann.

⑤ Beeghley, L. 1984, "Illusion and Reality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Social Problems*, Vol. 31, No. 3, pp. 322 - 333; Citro, C. F. and Michael, R. T. (ed),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5; Hauver, J. H., Goodman, J. A. and Grainer, M. A. 1981, "The Federal Poverty Thresholds: Appearance and Reality" *Th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8, No. 1 (Jun.), pp. 1 - 10; Rein, M. 1970,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 *The Concept of Poverty* 1970, London: Heinemann; Townsend, P. 1954, "Measuring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 No. 2 (Jun.), pp. 130 - 137; Townsend, P. 1962, "The Meaning of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3, No. 3 (Sep.), pp. 210 - 227;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⑥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认为,贫困必须被看成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相对剥夺的一般形式。^① 社会普遍的饮食、习惯、文化与社会活动可以用生活方式的概念来概括,汤森用60个“生活方式”指标构建剥夺指数。一般来说,人们拥有的资源越少,能够享受的符合社会一般规范的商品服务和参与的社会一般性活动越少,剥夺指数就越高。在全部人口的收入排序上,对于既定规模的家庭假定存在一个这样的收入水平,大部分家庭的剥夺指数显著上升,那么这个收入水平就可以规定为该家庭的贫困线。汤森对英国的研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样贫困线的存在,但发现如果利用全部资源对全部人口进行排序,贫困线存在的可能性将增大。保障人们享受某种生活方式的资源是丰富的,资产、礼物及公共服务也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支持,如果仅用狭隘的收入来衡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② 收入不是决定相对剥夺的唯一甚至最重要因素,财富、教育、健康、种族等因素都对个人的剥夺产生影响。^③

自汤森对英国的大规模贫困研究以来,相对贫困理论开始蓬勃发展,贫困线不再仅仅根据基本生活必需品设定,而是参照社会平均生活方式确定。“在特定的时间,当个人或家庭承担不起社会典型的商品和行为消费时,不管人们对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偏好如何”,^④个人或家庭则处于物质剥夺的状态。社会典型的商品和行为并不仅仅包括保障生存的食物,即使个人或家庭的物质生存得到了保障,但由于资源的有限而不能充分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则他们受到了相对剥夺。当人们的收入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人们遭受的相对剥夺急剧加深,这个收入水平就可以被看作是相对贫困线。^⑤ 确定相对贫困线更为简单的方法是将社会可支配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贫困线,如果某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同规模所有家庭的可支配中位收入一

① Townsend, P. 1954, “Measuring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 No. 2 (Jun.), pp. 130 - 137; Townsend, P. 1962, “The Meaning of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3, No. 3 (Sep.), pp. 210 - 227; Townsend, P. 1970a, “Measures and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The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Class and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 1970, *The Concept of Poverty*, London: Heinemann.

② Townsend, P. 1970b, “Measures of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s Criteria of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 1970, *The Concept of Poverty*, London: Heinemann.

③ Desai, M. and Shah, A. 1988, “An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Vol. 40, No. 3 (Sep.), pp. 505 - 522.

④ OECD. 2006, *Society at a Glance: OECD Social Indicators*.

⑤ Townsend, P. 1979, *Pover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定比例,则这个家庭处于贫困风险之中。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位收入比例法常见于欧盟国家。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代表了社会的平均福利水平,低于该水平的人口无法正常地参与社会生活,可能被排斥在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之外。中位收入比例法不如汤森指标法科学,因为如前所说,收入并不是衡量福利水平的理想指标。

相对贫困线具有易于理解和反映相对剥夺的优点,然而由于相对贫困与不平等的密切关系,相对贫困线的使用也受到质疑。^①

三、对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的争论

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的主要差别在于,绝对贫困线以生存所需的最低条件为基础,并且不随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同步提高,^②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相对贫困线则通常被设定为社会平均收入或中位收入的一定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绝对贫困线具备贫困比较一致性的优势,使得观测以缓解或消除贫困为目的政策、项目和计划的效果成为可能,但不能反映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变化,也不能反映贫困人口相对于社会其他人口所遭受的剥夺和排斥。相对贫困线则相反,它具备绝对贫困线缺乏的优势,缺少绝对贫困线具备的优势。^③因此,最好的贫困指标应当既具备绝对性,又具备相对性。^④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不是对立的,只是程度的区分。^⑤绝对剥夺和相对剥

① Sen, A. 1979, "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1, No. 2, pp. 285 - 30; Sen, A. 1985,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A Reply to Professor Peter Townsen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New Series, Vol. 37, No. 4 (Dec.), pp. 669 - 676; Sen, A. 1983, "Poor, Relatively Speaking",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35, No. 2 (Jul.), pp. 153 - 169.

② 绝对贫困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考虑到价格因素,它具有一定的收入弹性,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参见 Kilpatrick, R. W. 1973,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the Poverty Lin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5, No. 3 (Aug.), pp. 327 - 332.

③ Duclos, J. Y. and Gregoire, P. 2002, "Absolute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48, No. 4, December; Soede, A. and Vrooman, C. 2008, "Beyond the Breadline: A Poverty Threshold Based on A Generalized Budget Approach."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SCP, February.

④ Iceland, J. 2006, *Poverty in America: A Handbook*,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⑤ Foster, J. E. 1998, "Absolute versus Relative Pov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Hundred and T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pp. 335 - 341.

夺都是贫困的基本内涵,如果人们在饥荒之中濒临饿死的边缘,毫无疑问属于贫困,不论相对状况如何;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人遭受饥饿,和其他人比较起来部分人受到严重剥夺并且自视为受到了严重的相对剥夺,那么也可以合理判断贫困存在。^① 绝对贫困或者说极端贫困是低收入国家公共政策的焦点,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绝对贫困线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将资源集中于绝对贫困人口,使社会最需要帮助、受到剥夺最深的人先得到帮助。^② 但一些学者认为,采用绝对贫困线来衡量高收入国家的贫困并不恰当。^③ 同理推论,可以得出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的城市应用较高的贫困线,贫穷的农村应用较低的贫困线。这种做法对贫困地区的人口是否公平? 难道因为居住地的不同,所应享受的最低生活标准也不同? 做这样的区分需要十分的谨慎和小心,因为贫困线代表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分层,不仅是同一个社会的地区、阶级分层,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分层。^④

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各种贫困测量方法不是互相替代,而应当互为补充,这样才能提供人们对贫困充分全面的理解。^⑤ 不仅如此,还应当强调的是贫困线只是对贫困最粗浅的度量,它只能告诉人们多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却不能告诉人们贫困人口正在经受怎样的痛苦,也不能告诉人们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最好地缓解贫困甚至消除贫困。

四、国内对农村贫困线的研究

我国对贫困线的研究历史较短,以国家统计局 1986 年测算农村贫困线

① Sen, A. 1980, "Levels of Poverty: Policy and Change",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401,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② Sen, A. 1980, "Levels of Poverty: Policy and Change",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401,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Ravallion M. and Lokshin, M. 2005, "Who Cares about Relative Deprivation",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782 (December),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③ Mencher, S. 1967, "The Problem of Measuring Pover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8, pp. 1 - 12.

④ Townsend, P. 1970a, "Measures and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High Incom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The Problems of Operationalizing the Concepts of Development, Class and Poverty", in Townsend, P. (ed) 1970, *The Concept of Poverty*, London: Heinemann.

⑤ Bourguignon, F. and Chakravarty, S. R.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pr, Vol. 1, No. 1, pp. 25 - 49.